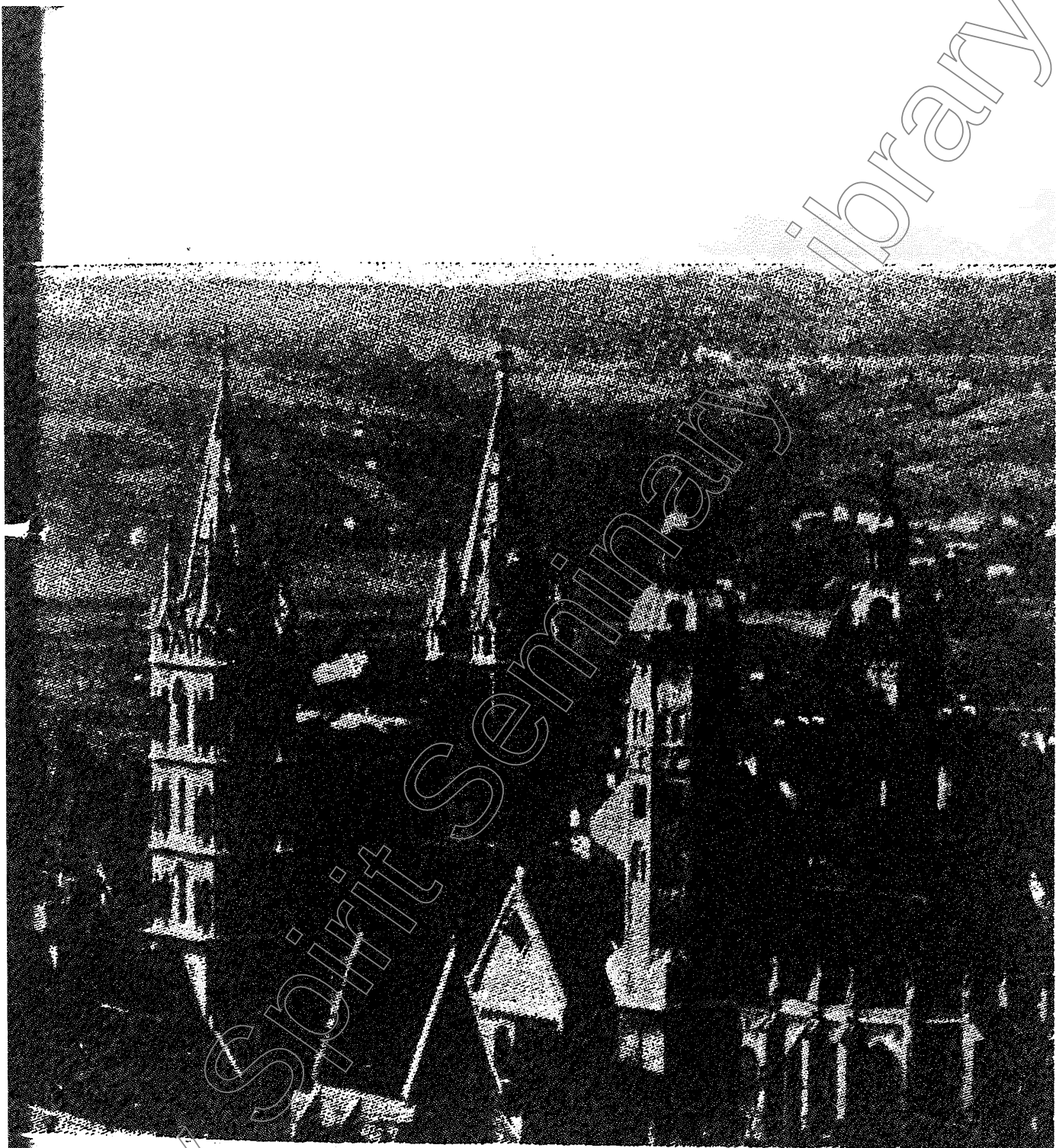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19
1957



德國布朗斯威格的主教座堂，建於12世紀

封面：德國那翁堡的主教座堂



1957 年第 19 期 (總第 148 期) 目錄

半月談：宗教与政治要严格地区別开来	(2)
認清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陰謀	馬文斌 (6)
中国天主教会必須独立自主	張濬哲 (9)
中国天主教友有权自办教会	楊 堤 (12)
要分清政治与宗教	孙敏樵 (17)
決不容許任何人干涉我們爱国	張寿臣 (18)
講道台：爱国就是爱天主	姚正一 (20)
宗教与苏維埃国家	新华社 (25)
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学习	
辽吉黑三省联合举行傳達会	(28)
各地傳達簡訊	(29)
比約11世与法西斯意大利	姚 溥 (31)
荒地变成了良田	張其明 (36)
耶穌傳	李德培 (38)

廣 播 (半月刊)

1957年第19期(总第148期)

1957年11月12日出版

定價：每冊1角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个月 6 期 0.60 元
	爱国运动促进会	6 个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华区西宁道9号)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联合印刷厂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区复兴道90号)	(国外及挂号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登附許可証第40号

宗教與政治要嚴格地區別開來

羅馬教廷是圣教会的最高領導者，同时它也領導一个梵蒂岡国，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資本主义国家。羅馬教廷有宗教性的一面，但也有政治性的一面，因此它就具有用宗教的面目出現而实际要达到政治目的这样一个特点。我們与羅馬教廷的关系，正如国务院习仲勳秘書长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一方面固然是宗教問題，但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关系到两个对立的政治立場問題。”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反对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反动政治活动及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办的問題，正是基于中国天主教与羅馬教廷的宗教与政治的二重关系，因此是解决中国天主教会与羅馬教廷的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方針。

我們对羅馬教廷的态度，是不能仅从宗教关系出发的，因为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牽涉到祖国利益的政治立場問題。在我們教会里，有这么一些心地純善的教友，不区别宗教和政治問題，只要是从羅馬教廷来的就盲目地信从。他們天真地想：教宗是耶穌在世的代表，哪里会搞政治呢？殊不知历代教宗沒有不參

与政治的，这并不是为怪，因为从历史上看，梵蒂冈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且还曾数度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岂能不参与政治？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要维护某一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目前梵蒂冈虽然不过是一个仅一千余居民的小国，但是却拥有巨大财富，成为一个垄断资本的集团，投资遍于世界各国，并且与美国垄断资本家有着密切的勾结。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梵蒂冈在经济上、政治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兴起之后，罗马教廷便一贯奉行了反苏、反共、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路线；也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敌视新中国，为什么力图继续利用它的影响把中国教会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工具。梵蒂冈几年来在政治上竭力追随美帝国主义，宣称“美国是现在唯一能领导世界的国家”，比约12世在1947年任命了美国四个红衣主教（1947年以前美国只有一个红衣主教），遴选了许多美国人作为教廷的使节派驻各国，美国总统在梵蒂冈驻有私人代表（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政府不得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便只好这样作），罗马教廷公开支持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北大西洋公约……，这一系列事实证明，教廷是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活动，一贯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线并为此这个路线服务的。罗马教廷既然在政治上站在了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极力地破坏着我们的国家，我们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又怎能仅仅从宗教关系出发来处理与教廷关系这个问题呢？

或者有人说：罗马教宗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动的，但他在宗

教上是不会錯的，更不会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反动政治活动。我們說：事实上它一貫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反动政治活动，并且今后还会繼續利用的；正是由于羅馬教廷具有着反动的政治阴谋，所以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不能不利用宗教权威。从許多事实可以証明：羅馬教廷除公开地发表过許多反动的政治言論之外，更善于把政治掺入宗教中去蠱惑广大教友的；正是因为梵蒂岡是天主教的圣地，教宗在教友心目中具有无上的威望，所以羅馬教廷才慣于利用我們善良教友的这种虔誠的宗教清感，以宗教形式来达到它的政治企圖。我們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羅馬教廷曾針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发出了好多次所謂“通諭”，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为中国联合祈禱运动”，1952年10月7日的“致書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鐸及服膺宗座的信友”等，这些旨在破坏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煽动中国教友反抗人民政府及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反动“通諭”，不都是利用宗教的形式嗎？羅馬教廷号召我們“祈禱”，这該說是宗教性的吧！但祈禱的目的是为了顛复人民政权，消灭共产党；羅馬教廷讚揚一位主教“称职”，这應該說是宗教性的吧！但被讚揚的却是反革命分子；羅馬教廷行使它的“絕罰”权柄，这應該說是宗教性的吧！但被“絕罰”的原因是爱国；羅馬教廷号召“流血致命”，这應該說是宗教性的吧！但是为了背叛祖国。……我們听从了这些貌似宗教性的命令，实际上便陷入罪惡的深淵，成为祖国的叛徒，岂不可怕？这是我們修德立功的教友所追求的吗？羅馬教廷在宗教形式的掩盖下贩卖了

政治上的私貨，硬要逼使中国天主教友背叛自己的祖国，在教义上也是違背了天主的誡命。

有人說抗議羅馬教廷的反動措施就是“裂教”了！絕不。我們向羅馬教廷抗議的，只是它的反動政治立場，反對它利用宗教形式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堅信至一、至聖、至公的聖教會元首是羅馬教宗，我們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教宗，並且確信羅馬教宗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是不会有錯的。我們相信聖母肉身升天的道理，我們遵行守空心齋的新規定和重訂的聖主日礼仪等等，這不是和普天下的天主教友“猶如一身”嗎！何來“裂教”之說？

重要的問題在於：宗教與政治要嚴格地區別開來。我們接受羅馬教廷的純宗教領導，但絕不接受它的政治領導，我們反對羅馬教廷的政治路線，也不等於脫離教宗。因為按教義來說，教宗只有管理宗教的權柄，而沒有管政治的權力。我們要反對盲目聽從羅馬教廷的擺布，不能隨它牽着我們的鼻子，走向背叛祖國的道路上，那樣不僅是危害了祖國，同時也危害了中國的天主教會；因為中國天主教會沿着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線發展，是六億人民所不容許的。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與羅馬教廷劃清政治上的敵我界限，打破羅馬教廷假借宗教形式干涉我國內政的陰謀，與羅馬教廷徹底割斷政治上的一切聯繫；而在純宗教的問題上，我們始終是堅定不移地遵從羅馬教廷的。這就是愛國愛教的高度結合。只有這樣，我們才算是盡到了一個耶穌信徒的本分。

認清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陰謀

天津市望海樓
天主堂本堂神父 馬文斌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成立了。这是每个神长教友久已渴望的事。我們的祖国已經繁荣富强起来了。随着祖国的繁荣富强，中国的天主教也有了光明的前途。中国的天主教一定要广揚起来。

我們是天主的儿女，也是中国人民。人民应当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天主的誠命，也是政府的法令。所以說，我們教友有双重的义务来爱祖国。

但是我們應該爱什么样的国家呢？現在世界上有兩種类型的国家：一种是以苏联为首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沒有階級剝削和压迫；另一种是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在那里，人民受剝削，受压迫，日日夜夜要求自由，要求解放。我們中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根据我国宪法的規定和教义

的規定，肯定地說，我們應該爱由共产党領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爱国本是守天主誠命的事，是我們的天职，本来是不應該成問題的。可是現在，由于羅馬教廷在政治上走的是資本主义的路綫，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利用宗教形式来干涉我們的爱国行动，使一些思想模糊的教友发生了思想混乱。这是因为，过去我們很少听見說，神长教友可以不听教宗的命，或是对教廷提出抗議；如今忽然听到了，一时搞不通。但是如果我們把头腦放冷靜些，仔細分析一下，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决的。

在这个問題上，必須分清：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教义；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教权。二者各有各的范围，不能混淆起来。从我們这方面來說，我們是中国人，應該爱祖

国，在政治問題上應該听从政府的領導；同时我們是教友，在純教义教規問題上，当然要服从教宗。从領導我們那方面來說，政府在政治上應該領導我們，但是在宗教問題上就沒有權領導我們，比方說，政府不能寬免我們不守占礼主日，不守大小齋；同样，教廷在教义教規上能領導我們，它所定的信条和規矩，如圣母肉身升天、守空心齋的規定、圣主日礼仪等等，我們都必須遵守，不然我們就不是天主教了，可是在政治上，它无权領導我們。这是說，政府和教廷在領導權上，各有各的範圍。超出这个範圍，它們的權柄就失效了。

我們的人民政府，对于純宗教問題，从来沒有干涉過我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罗教廷就不然了。它曾下令不許我們看共产党的書报，不許我們参加工会、青联、妇联，不許我們参加爱国組織，甚至威吓我們說，誰参加了共产党領導的組織，誰就要受“絕罰”。羅馬教廷这样做，已經超出了它的教权的範圍，所以它的这样的命令是无效的；同时它是利用教权来干涉我国的內政，干涉我們教友的爱国行动，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們堅

决不能接受。

我們必須明确，我們天主教是至一、至圣、至公的圣教会。所有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的，就不是裂教。不应把政治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与裂教混为一談，而应把政治与宗教严格分开。不然，我們就很容易認識不清而被利用。

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开会期間，羅馬教廷下令否認上海教区張士琅代主教的合法地位，并且授權給所謂“和平通功”者。这是个什么样的問題呢？从表面上看，這是教廷对上海教区人事上的处理，好象不是政治問題。其实不然。教廷所以要否認張代主教的合法地位，授權給所謂“和平通功”者，正如同大会上的許多代表所指出的，是通过宗教形式达到它的反动的政治目的，使上海教区处于无人領導的混乱状态，以便为帝国主义反共宣傳找借口，同时也是为了通过所謂“和平通功”者来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實質上，这是政治問題。对于这样的政治性的命令，我們当然沒有义务接受；同时我們看到，羅馬教廷这样做的結果，只有使上海教区陷于混乱，使上

海教务不能正常地开展，对教会不利。所以我们說这个命令是非法的、无效的，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

羅馬教廷时常利用宗教形式破坏我們的爱国运动。即以李維光、李蔭桃二位神长的事来看，他們是因为爱国而受到教廷的无理“絕罰”。我們都知道，教会的处罰只能限于宗教范围。他們二位宗教上既未犯任何錯誤，为什么要受“罰”？他們二位爱国，而爱国又是天主的誠命，守了天主的誠命不但沒罪，而且有功，为什么要受“罰”？可見教廷是利用宗教手段进行反动政治阴谋。对这样的非法的命令，我們当然不能接受。我們不接受这样的命令，并不等于在純教义教規上不服从教宗的领导，只是因为我們没有任何义务接受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指示。

我們爱国，必須反帝。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一貫利用各种机会侵略我国，包括利用宗教在內。羅馬教廷今天走的政治路綫是帝国主义的路綫，在政治上追随帝国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即从它在台湾还派有“公使”一点，就可看出它是如何地敌視新中国了。中国

解放八年来，它无时无刻不在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想尽一切办法来利用中国教会为它的政治路綫服务，所以一直到今天，还不給中国教会以应有的独立自主的权利，还把已經实行了圣統制的中国教会当做殖民地半殖民地教会那样对待。今后，为了国家和教会的利益，我們必須力求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使我們的教会与其他独立国家的教会一样，享受应享的权利。这样才与我們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地位相称。

使中国教会独立自主，完全合乎教会的傳統精神，也是中国神长教友多年来所盼望并为之努力的。但在过去，当我們的国家还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时，这种理想不能实现。国家在政治上不能独立，教会当然也談不到独立自主。如今，我們的国家解放了，强盛起来了，我們教会也有了独立自主的条件了。我們必須做到这一点。我們應該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相信我們中国的神长和教友，完全可以办好教会，中国的天主教一定会得到广揚。

中國天主教會必須獨立自主

貴陽教區神哲學院教授 張濟哲

我們的國家今天是以一個獨立富強堂堂大國的姿態屹立于世界。在國際上，我國奉行的外交政策是與各國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們不受人欺侮，也不欺侮人。我們國家的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團體都應該完全與祖國的尊嚴和獨立主權相適應。但今天我們天主教會與祖國的獨立尊嚴相不相適應呢？肯定地說，還未完全相適應。

中國一百四十多個教區，現在有主教品的中國主教不過二十位，全國絕大多數教區的負責人都是“代理主教”。

中國三、四百年的天主教會今天還沒有享受到宗教上應有的權利，這不僅是中國天主教會的莫大恥辱，也給祖國帶來了污點。因為今

天祖國各个方面都與祖國的獨立尊嚴相適應，只有我們中國天主教會還處於半殖民地狀態。若是今天我們還不站起來，則站起來了的中國六億人民是絕不答應我們的。羅馬教廷近年來所以這樣囂張，繼續不斷地通過各種形式企圖利用中國天主教會作反社會主義的工具，也就是各處有它政治上的代理人和執行反動政治命令的所謂“和平通功”者，所以中國天主教會必須實行獨立自主：不但要反對教廷企圖利用中國天主教作為破壞新中國的一切政治陰謀，而且要教廷尊重中國主權；尊重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友在宗教上應有的權利，不得任意干涉中國天主教的教務；對中國天主教的選擇、任免也必須尊重中國天主教會的意見。這樣中國天主教會才能徹底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干

涉。

今年7月10日教廷对上海教区張士琅代主教問題的处理命令不是充分說明对中国教会的无理干涉嗎？我們說龔品梅是罪大惡極的，他的被捕下獄是罪有应得，教廷則說龔品梅被捕下獄是“不合理的”；我們說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是最不称职的主教，教廷則无比地賞識龔品梅，称他是“英勇的”，“最称职的主教”；我們完全依照圣教法典选举出爱国爱教的張士琅神父当代理主教，治理上海教区，教廷則毫不顧圣教法典，却采取分散权柄的办法，要把权柄授与龔品梅之流的所謂“和平通功”者。教廷今天对上海可以如此无理干涉，明天对別的地方又何嘗不能采用同样的卑鄙的手段呢？况且它在7月10日的反动命令里已透露了对南京总主教区和苏州教区“將另案处理”的阴谋。在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認為：上海張士琅事件，不仅是关系上海一处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国天主教会的事情；并一致对上海事件表示了嚴正的抗議。有人說抗議过火了，我們認為一点也沒有过火，是恰如其分。只有抗議才能表現中国人民应有的气节，只有抗議才能使

教廷知所斂跡。事实証明：对教廷越卑躬屈节，我們就越受它的欺侮和无理干涉。

我們知道，凡主教的任命及教廷官員的补缺，都是教廷国务卿和教宗商議决定的。因此要教廷在人事安排方面必須尊重中国的主权和中国神职人員和教友的意見，否則仇恨新中国的教廷还会假借宗教名义委派反动分子来危害祖国人民的利益的。教廷在处理宗教事务方面都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其他国家教会的权利和意見，为什么对我們中国教会不平等相待呢？1929年教廷与普魯士的协定中規定“教廷有任命公教主教之自由，但在其任命之前，当把其所选人名报告政府，盖恐其所委派者，为了政治原因与政府抵触”。教廷把反革命分子龔品梅称为“最称职的主教”，这岂不显然是“为了政治原因与政府抵触”嗎？我們岂能容忍！因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代表一致認為：“中国天主教会与教友必須从六億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維護国家的独立、尊严出发，保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站在爱国的立場上来考虑中国天主教会与教廷的关系問題。在不違反中国人民利益，不侵

害中国主权和教廷改变了敌视新中国政策的前提下，天主教才可以和教廷发生宗教事务上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宗教关系，而不是教廷利用宗教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宗教关系。”

談到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的問題，有些人会認為我們要搞“裂教”，因此表示不放心。請放心吧！信德指示不能这样做，我們也不会这样做。我們所要求的——教廷要尊重中国教会应享的权利，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也是史有前例的。我們要在政治、經濟上割斷与教廷的关系，絲毫也不影响我們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廷的

領導。我們仍然是至一、至圣、至公的圣而公教会的一个肢体。这根本談不到是什么“裂教”，而正是维护教会的純洁，保卫中国天主教会的合法权利。所有說这样搞是“裂教”的人，如果不是存心誣蔑反帝爱国运动，就是思想糊涂，是非不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做的是光明正大的爱国爱教的事业，我們的事业是完全合乎天主圣意和教会利益的事业。任何誣蔑或打击也阻止不了我們中国天教会走上独立自主的爱国爱教光明大道。全国神长教友們，我們团結一致，为彻底实现我們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而努力吧！

呼和浩特大修院院長張徽敬

被选為紅十字會先進工作者

內蒙呼和浩特教区大修院院長張徽敬神父，由于积极领导修院全体师生利用課余時間参加紅十字会救护卫生学习班，有18名师生光荣地参加了紅十字会为會員；并能带动全体师生，在除四害、清洁卫生运动、防止流行病等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績，本年10月間在所在区紅十字会評獎委员会发獎大会上，光荣地被选为紅十字会先进工作者。（馮进毅）

中國天主教友有權自辦教會

——回憶一段往事

楊 堤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中，提出了中國教會應該“實行獨立自主，由中國神長教友自己來辦”的方向。這個方向是完全符合今天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也完全符合聖教會的傳統精神的。天主教傳入中國，迄今雖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奉教信友達300余萬人之多，但一直到解放以前，中國的教會始終處於殖民地的狀態。外籍傳教士把中國教會視同禁臠，不容國籍神職人員染指。即使在1946年教宗宣布中國正式實行聖統制以後，這種情況基本上也還沒有改變。在這裡，我追述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用以說明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們是如何把持中國教會，企圖使中國教會永世不得翻身。中國神長教友永遠為他們所奴役；從而能使我们更好地認識到擺脫過去所處的殖民地地位，實行獨立自主，實在是中国教會今后當務之急。

1919年11月，教宗本篤15世公布了一道有名的通牒：“夫至大至聖之任務”，簡稱“夫至大”(Maximum Illud)。主要內容是：傳教士離鄉背井，繼往開來，不辭千山萬水之苦，不畏長途跋涉之勞，往天涯地角去傳福音，原是一種極重大極光榮的任務。但是傳教士到了異鄉，該入境問俗，舍己從人，不分彼此，一視同人，獎掖後進，培植優秀青年，不以本地人有一知半解的學問為滿足，不以本

地人有互助合作的資格為萬事大吉；最重要的一點是使本地人有當家作主、自理自傳的能力。教宗認為這是先知先覺者對於後知後覺者應盡的義務；同時也批判了某些傳教士在工作崗位上已經發生的某些偏差，如優越感太重，以主人翁自居的態度，甚而以傳教士本國利益為前提等。從上述教宗的話中就可以證明中國天主教徒完全有權自辦中國的天主教會，同時也說明了帝國主義分子把持控制中國天主教會是

錯誤的。

通牒傳至中國，教會有識之士，都認為是傳教區的大憲章、大教星。哪知外籍傳教士根本不睬它，不加以學習和研究，更談不到實踐。（他們作賊心虛，還怕旁人提起呢！）石沉大海，靜悄悄地過了20多年。

1943年我到北京輔仁大學讀書，認識了“鐸聲”月刊主筆李君武司鐸（現任北京教區付主教）和發行人周連墀司鐸。是第二年春天吧，有一天，周司鐸跟我說：“今年是‘夫至大’通牒銀慶。為了紀念這一重大文獻，鐸聲準備出專刊，請你寫一篇文章。”1944年我在安慶和貴池兩地度暑假。在那次暑假中我將稿子寫了個大概。以後加以整理和謄清，就按期交卷了。在紀念專號上印了出來，我心里很高興。

紀念號是1944年12月出版的。李君武司鐸在“編完后敬致讀者”中有些話也值得重提一下：“此次專刊文中，頗多寶貴文字。其中有人讀來，或將認為不無言詞露骨，語調偏激處，豈不惹人側目，招人反感嗎？這層，在我編輯此專刊時也曾想到；然而我們要知道，當教

宗本篤15世頒發‘夫至大’通牒時，不是已惹人側目過了嗎？今次為紀念該通牒二十五周年，發表論文，記錄實事，復惹人側目，足証該通牒激動吾人情緒之潛勢力，仍然存在，仍舊甚大。為何二十五年前的通牒，在二十五年后，仍能沖動吾人的情緒？這是極堪玩味的問題。人若不去細究這沖動情緒的原素，而却在文字上與事實上，徒作無謂的‘側目’，豈非至愚？”

又說：“本來二十五年前的舊事，無需重提，無如二十五年后的現狀，仍多不能令人滿意者，物不得其平則鳴，欲其不鳴，須得其平，無的放矢，人又何必多此一举。”

因此他有一個聲明：“故吾人對‘夫至大’通牒，須摘去有色的眼鏡而平心靜氣地讀下去，更須與事實相參照而讀下去，庶不致發生偏見，引起事端。此次專刊論文中，容有激烈辯論，亦是囑囑望治之心過殷所致，絕非有意惹人側目，招人反感，此點應注意及之。又須知二十五年后的世界情勢，既與二十五年前迥異，如果仍抱持着二十五年前的態度來應付時代的變化，勢必要發生正面的直接衝突！這一層，我們更掄誠地明白揭示出來。”

我的那篇稿子虽不是什么宝贵文字，但是最“惹人侧目，招人反感”。那年寒假，我在院北度过，次年3月我回校，有人就说我是被司鐸書院开除了。我还不明白我怎样闖下了“大禍”。司鐸書院十年大事記簡表中也留下了这么一行：

“为‘夫至大通牒專号’事，蔡总主教发表特別談話。”

我的那篇稿子題目是“修院教育之外学修养”。內学、外学原是佛教的名詞。我用內学指神学、士林哲学、教会历史、圣教法典等，即教会所称的“圣学”；用外学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史哲学等，即教会所称的“俗学”。这样的套用，是受了陈垣校长的影响。至於文字內容則是：根据通牒精神，結合中国实际情况，強調外学之重要性，認為在我們这礼义之邦和文明古国，在这科学发明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社会进展一日千里的环境里，不学无术之士是吃不开的；要使天主教由中国人自理自傳，沒有人才是办不到的；希望外国人在中国把修院教育办好，將來有一天，我們能自力更生，不要外国人来任劳任怨，那該多美！但是外国人也可以放心，因为不是馬上把他

們一脚踢开。在此青黄不接的季节里，我們欢迎外籍傳教士的援助，感謝他們的合作。傳教士在精不在多，来者不拒也有流弊，我們要好的，要以平等待我者。文中略略地批判了外籍傳教士的奴化教育及愚民政策的錯誤。我完全是根据通牒的精神，並沒有惡意的攻击。

不得了！鬧得滿城风雨，几乎鬧成文字獄。我的欢喜变成了忧愁。惹怒了許多外籍傳教士。集中在北京的外籍傳教士很多。他們的帝国主义的面貌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們不是来傳教的，是来統治中国人的，是来压制中国人的言論自由的。有几个外籍主教，上海惠济良（法国人）也是其中之一，紛紛上書宗座駐华代表蔡宁，吹毛求疵地告我，說我的精神太坏，存心不良。他們在蔡宁面前还指手画脚地翻譯給他們听：“Une tasse……”（“一个碗”……）大概是指我文中的“僧多粥少”那几句。他們好象不是来傳教，而是爭飯碗。这不是笑話嗎？

最后蔡宁叫我写“悔过書”，我考虑了一个时期，才把“悔过書”写好交給他。听说官司打到了羅馬，我的“悔过書”也要寄到傳信部。“悔过書”是用拉丁文写的，写得

很簡單，大意如下：

“出乎意料之外，大主教因我的一篇小稿子而丢了面子！假如事先預料及此，我是一句話也不敢写的。我写此稿是出于善意，是为了中国教会的利益，以为本籍神职班必須有充分的修养，而且我的稿子是經過了主編及发行人审核，如有什么話可以引起人家的誤会，我想他們是要刪改的，因為他們有完全的权利。我后悔沒有將稿子呈請大主教改正。以后不写什么东西，除非奉大主教之命并在大主教指导下。……”此外，蔡宁还囑我登报“道歉”，我拟了一段启事稿子交給他，不过以后并未发表。

不写不成嗎？不写眼看就要被迫退学。因此我不得不敷衍，我忍痛地写了“悔过書”和“道歉启事”。其实有什么“过”可悔，有什么“歉”可道呢？在那篇文字中，我的話很客气，哪里敢提什么“驅逐”和“滾出去”；沒有提就不得了，如果大胆地或冒失地提一句，那不等于“造反”嗎？而且任何刊物也不会登載的。

当时我們对于外籍傳教士，总是委曲求全，因為他們有錢有勢，我們在短时期內不能擺脫他們。他

們的作风好些不对头，我們还是和康梁一样，希望他們改良，放民主一些。哪知他們只能听歌功頌德的話，不願听一句諍諫。他們压制言論自由：外国人做得，中国人講不得。他們眼中只有外国人，沒有中国人。丹徒馬相伯先生、北京英欽之先生，因为敢說敢为，都成了外国人压制的对象。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不知輕重，难道“鐸声”主筆李君武司鐸連一点道理也不懂嗎？他审核的稿子不合格，只有外国人审核的稿子才合标准嗎？干脆不說話，裝啞叭还强。他們認為中国人服从外国人，應該象綿羊和鴿子一般馴良。中国人不敢也不該表示絲毫的反抗。

够了！我不再繼續贅述这段往事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被压制的历史，而是我們中国天主教会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控制迫害爱国爱教者的悲哀史。历史事实教訓我們，歐美帝国主义者，惟恐亞洲人民站了起来，更害怕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可是历史的发展正与他們殖民願望相反，現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的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站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庄严地

全世界宣布了中：人民共和国成立，打倒了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的梦想彻底被粉碎了，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也被驱逐了。我们今天应该正告帝国主义分子们：你们的殖民梦想，是一去不复返了，让殖民主义永远地埋葬在坟墓里吧。但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仍然企图控制中国天主教为他们政治野心服务，我们坚决要反对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你们便要人家不说话就行吗？现在不仅哑巴和婴儿都能说话了，而且连石头也会喊叫了。我们要高喊中国天主教友必须独立自主办好教会，坚决粉碎帝国主义任何阴谋破坏。

古经训道篇第三章：“为一切皆有定时，为天下一切的事，皆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种者亦有时；有杀戮之时，

有治疗之时；有破坏之时，有建设之时；哭有时，笑有时；有哀悼之时，有跳舞之时；有抛石之时；有堆石之时；有拥抱之时，有戒慎拥抱之时；有寻找之时，有遗失之时；有保守之时，有放弃之时；有撕裂之时，有缝补之时；有缄默之时，有言谈之时；爱慕有时，憎恨有时；作战有时，修睦有时。”（根据北京方济堂圣经学会编译本）是的，痛哭哀悼的时候过去了，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也过去了；现在是我們談笑风生、欢忻鼓舞的时候，是我們偉大祖国大規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要把我們可爱的祖国建設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我們的教会就如一朵又如千万朵又香又美的花，要在祖国錦繡的山河上显出她的美，放出她的香！

貴陽大修院七位修士領受剪髮禮

貴陽总主教区于9月15日（主日）上午11时在貴陽北堂举行大礼弥撒，在弥撒前由邓汲謙主教主持，为貴陽大修院杜执安、曹志剛、刘兴学、漆書楼、漆黔初、王琮文、龍天縱等7位修士举行剪发礼节，参加典礼和大礼弥撒教友計700多人。省、市宗教事务处負責同志亦应邀蒞临觀礼。（黃明亮）

要分清政治與宗教

• 孫敏樵 •

羅馬教廷是我們天主教的最高領導。所有它頒布的關於教義、教規、救靈魂、守十誡等等的命令，我們應該听从。如果不听，是有罪的。但是我們要分清宗教與政治。教廷利用宗教手段來干涉我們愛國，不叫我們愛國，這是明知故犯地犯第四誡。我們有我們的國家。我們按人情，按天主十誡來說，是應該愛祖國的。而教廷竟不准我們愛有史以來沒有過的這樣好的國家和參加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任何組織，這不是叛國嗎？這不是犯第四誡嗎？是救靈魂，還是害靈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外國神父服兵役，那是許可的，並沒有摘神權，但是我們李蔭桃神父赴朝慰問，就被摘神權。愛國也有分別嗎？這純粹是濫用神權干涉我們的愛國行動，就是有意識地不讓我們遵守十誡。

傳教是傳佈天主福音，而帝國主義把傳教作了侵略工具，瓜分我國；如河北省為法國教區、山東省為德國教區等等。

張士琅代理主教是根據聖教法典的規定選舉產生的，又由上海教區諮議會會長徐元榮神父把選舉情況和結果幾次詳報傳信部備案，但是教廷却一再無理地否認張士琅為上海教區代理主教，實際上是要分裂上海教區。我們堅決不接受。決不能把上海教區變成帝國主義反對新中國的工具。我們要認清了愛國愛教是分不開的，我們一定堅持愛國，擁護國家和政府，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作者系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會付主委——編者）

不許任何人干涉我們愛國

張壽臣口述

本刊記者記

我是一个艺人，没有什么文化，对教会的道理懂得不深。听说在北京开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时候，信德通讯社来电报说，教宗“絕罰”参加爱国运动的人，不跟咱們通功了。这话可真打动了教友的心！教友们奉教，盼的就是死后升天堂，怕的就是下地獄。羅馬教廷知道教友們的心理，就拿这个来吓我們。为什么要“絕罰”我們？就因为我們爱国了。爱国就要受“絕罰”，就要除通功，这公道嗎？爱国是天主的誠命，人民的天职。我們为了爱国，竟要受“絕罰”。这是耶穌的仁慈嗎？

我活了六十来年，过去是糊里糊涂，誰来爱誰：有皇上的时候听皇上的，沒有皇上了听軍閥的。唯独一样：日本人来了，不爱他們了。为什么？他們是来侵略咱們中国的，拿中国人不当人，当亡国奴。那时候就盼望着，多替有个政府能

保証咱們子子孙孙都不当亡国奴，那該多好！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回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来的时候穿着破皮鞋；可是过不了几天，赫！可闊了！押牌九押十条金子。我怎知道的？那时候我到处应堂会，亲眼看見的。俗話說：“富人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十条金子岂止是半年粮？

解放了，共产党领导咱們翻了身。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就心当亡国奴了。不但咱們当不了亡国奴了，咱們子子孙孙都当不了亡国奴了。这样的国家多好！还不該爱？我大徒弟常宝坤上朝鮮慰問，牺牲了，政府花了很多的錢，把灵給运回来。我常说，多替解放了台湾，只要有那末一点的站脚之地，我头一个去慰問。如果打死了，灵也不用往回运，有那个錢咱們用在建設上。为什么有这股子勁？真是看出共产党好，国家可爱了。

帝国主义就怕中国好，怕中国

强，恨不能中国亡了他們心里才痛快。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有个师兄弟，是个說書的，叫陈荣启，也是个教友，他見了一位法国杜神父，杜神父对他說：“瞧，这一回你們中国可万劫不复了。南京也失守了，你們要永远作亡国奴了。”陈荣启一听，气得連堂也不进了，差点儿背了教。后来德国人打下了巴黎，陈荣启拿着报纸找到了杜神父，跟他說：“你們的巴黎也完了，你們也該作亡国奴了。”杜神父无言答对。瞧！一个傳耶穌福音的人，怎末恨中国人恨到这个地步，恨不得我們亡了国他們才高兴？这是傳教嗎？

羅馬教廷不顧天主的誠命，不叫我們爱国，为了什么？他們从心里向着美国。美国人不許黑人进堂和白人一块望弥撒，不許白人望黑人神父的弥撒。难道有色的人就不能进天国？教宗若是公道的，怎末一句話也不說？能說教宗不犯錯誤嗎？

共产党不信神，可是許可我們信仰自由。宪法上明明写着。可是教廷讓我們“流血致命”。为誰“致命”呀？沒人不讓我們信仰，我們“致”的那門子“命”呢？为天主致命，可以！为帝国主义“致命”；我可不干。如果照着教廷的道儿走，那只能讓人管我們叫“二毛子”，讓人瞧不起。

張士琅、李維光、李蔭桃几位神长是爱国的好神长。他們就因为爱国，不跟着教廷走帝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教廷不承認他們。他們不承認，我們百分之百地承認。不但現在承認，將来到天主面前也要承認。至公义的天主是不会弃絕我們的。

从前听見一位老会长說：“不是忠臣孝子，不能进天国。”这話太对了，我們一定要爱国，爱共产党領導的新中国。不管誰，不管他用什么办法，若是干涉我們爱国，我們是決計不能听的。

更正 上期(18期)本刊封面說明“克里林姆宮”应为“克里姆林宮”(載封面里)；32頁左欄小題“徐元 神父”应为“徐元榮神父”；40頁題第2行“瑪夏”应为“瑪豆”，文第一行(左欄)“据圣史瑪”应为“据圣史瑪豆”。特此更正。

愛國就是愛天主

——從“諸聖占禮”談起

大同教區神父

姚正一



講道台

“諸聖占禮”也可以稱之謂“我們家庭占禮”。在一天聖教會要我們敬禮一總的天神、圣人、圣女，尤其是那些未曾列入聖品而在聖教會的年節里又無他們的慶辰的圣人、圣女們，當然其中也有我們的父母、弟兄、姊妹、親友們。我們為了他們的光榮而歡躍，我們為了他們的福樂而喜慶；同時也為了我們家庭內的這些人物而自慶，正如老多俾亞說的：“我們是圣人的子孫”。同時在我們敬禮諸聖之余，捫心自思，念及我們的身后之事，為我們也是一種策勵，加強我們成聖的信心，增進我們成聖的仰望；當然每個信友都會對答如流地答出“你為什麼生在世上”這個問題：“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換句話說，也就是為了要成圣人、圣女。的確，“成聖”是我們的宗向，是我們的義務、責任、天職。吾主耶穌曾多次教訓過我們“成聖”不是部分人得的特殊恩

寵，而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你們成全吧，如同你們在天的父那樣成全。”（豆，5章，48節）“你們首先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豆，6章，33節）“你們的光應該在眾人面前這樣照耀，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功榮耀你們在天的父。”（豆，5章，16節）這裡基督並不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將來都能列入聖品，而且“成聖”也不是只有“列入聖品者”才是圣人、圣女，而是一切升了天堂的人都是圣人、圣女。有時我們與教友談到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的責任，教友倒會欣然首肯，認為是自己的終向、義務；然而一旦向他提出你應當成圣人時，有些教友便會愕然搖首，“我們罪人談何容易”。這種把“救靈魂”與“成圣人”劃分成迥然不同的兩回事的思想，使教友在聖德的道路上自暴自棄，而把自己的教友生活僅限于遵守最基本的教規上，誠不知有多少人！今天我們慶祝諸聖，且來談談成聖

之道，对广大教友不无裨益吧！

真正的教友生活，便是使我們日常生活获得超性的方針和价值，这样不管我們是在那一行列內，我們都能成圣。虽然一个人在信奉圣教之后，他的所业不見得就会发生变化，换言之，学生仍得讀書，工人仍得工作，农民仍然是农民，富者仍富，貧者仍貧；然而他們都会感觉到他們的事业与生活，既有了“信的方針与价值”，他們自会发生一种“公教生活的自尊心”，也就是“基督真徒的自尊心”。他們知道，他們与基督能够而且应当經常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密切的友誼；換句話說，他們与基督，基督与他們，已經不是陌路外人，而是一家人了；基督在他們內，他們也在基督內；他們与基督組成了一個奧妙的身体，正如基督所說：“我是葡萄树，你們是葡萄枝子；誰不和我分离，我和他也不分离，他必多結果实；因为离了我，你們什么也不能作。”（若，15章，5节）但是，这种友誼，絕不是經過一次“受洗”获得之后，便可百事大吉，我們就可以靜候着天堂的福乐了，而是需要我們常常保持并发展下去的。基督不是說过么：“凡在我身上不結

果实的枝子，祂都砍去；結果实的，祂加以修剪，使它結更多的果实。”（若，15章，2节）这就不难看出，一个真正的教友生活，絕不是在主日占礼日上，参与一次圣祭，或者晨昏作片刻的祈禱，而是需要結德行的果实的，当然没有德行的行为而仅在口头上讚美天主的人，便不能結出德行的果实，也就不能算做基督的誠实朋友了，这样天主圣父必会將他“砍掉”，將來天堂的永福也不会有他的份了。耶穌在聖經上曾說过：“不是仅称呼我为主的人將來要进入天国，而是那奉行我在天大父意旨的人才能进入。”（豆，7章，21节）这也就很清楚的看出所謂結“德行的果实”那便是承行天主的圣意；而奉行天主的圣意也就是效法耶穌基督，度基督化的生活。因为基督的一生是忠实地承行了打发祂来的圣父的意旨，祂的一生从隱居生活开始到最后的殉难死亡，都是忠实地承行了天主圣父的意旨的；我們只要从祂自己的言語中便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祂对天主圣父的圣意是何等地忠实的奉行了。“为什么找我呢？你們不知道我應該全心从事于我父的事业么？”（路，2章，49

节)“实现遣使我来者的旨意,并完成祂的事业,这就是我的食物。”(若,4章,34节)“父啊!如果可能的話,請讓这爵远离我吧!可是不要照我所願意的,仍要照你所願意的。”(豆,26章,39节)而在天的諸圣人、圣女,那一个不都是步武了基督的芳踪,度着基督化的生活?圣保祿宗徒曾經說过:

“你們該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林前,11章,1节)圣伯多祿也說过:“給你們留下榜样,叫你們跟着祂的足跡走。”(伯前,2,章15节)基督自己也說:“我是生命、真理和道路。”

或許有教友會說,基督給我們留下了数不尽的德行,而且基督的德行又都是无限量地齐全,我們即便登上德行的高峯,然而与基督一相比較,仍然有天淵之別,这豈不叫我們望洋兴叹?是的!任何人的德行当然也不会与基督的德行等量齐觀,然而我們却不能忘記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响往之。”所以看見基督无限量的德行,不仅不应当使我們敗兴而失望,反之更应当加强我們再接再厉的决心。那末究竟应当如何去效法基督呢?首先我們应当在內

心中仿效基督,換言之,就是以理智、意志、情感来仿效基督,因为正如行为的实体价值在乎实体的圣德,同样行为的倫理价值也在乎人自由的內心行为,內心的效法基督,便是使我們藉着超性物理界的实体圣德并因着倫理界的倫理圣德亲密的与天主相結合,当然这决不是說外在的效法是不必要的,反之,外在的效法是內心效法基督的必然結果;同时外在的效法也必然要培养、增进、延长、强化內心的效法。但是我們这里所說的外在的效法基督,并不是死板硬套机械式的、刻板的物質的效法,換言之,我們絕不是說成圣就必須事事仿效基督的外表,这是不可能而且是不應該的。因为連最圣善的行为也能在某种場合下变成恶劣的作风,例如基督曾經赴宴飲酒,这决不是說我們为了要效法基督就必須飲酒。基督會說:“不要帶錢囊,不要帶飯袋,不要穿鞋,在路上也不要多問候人。”(路,10章,3节)这决不是說我們应当赤着脚、光着头做一个格格不入人群的出世者,而不过是指圣教会許可的修会中的实貧罢了!总而言之,我們决不能一字不遺地死板地去实践基督的劝告,

基督決不是要求我們去效法祂的行動，而是要求我們效法祂的精神。

基督與聖人、圣女們給我們留下了數不尽的芳表，當然我們不能一個個地去加以闡述。目前正當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閉幕之際，全國性的愛國組織成立之間，我們願就基督與聖人、圣女對愛國的芳言懿表略談几句。熱愛祖國是天主的嚴命，也是每個教友的天職。我們的信仰不僅不會削弱我們的愛國熱情，反之它使熱愛祖國成了我們的双重責任，這其中的理由在今天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難以理解的奧秘了。

國家本是民族全體的綜合，國家給予了我們特殊的容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法律、社會和道德生活的环境；正如我們的性別、聖召、家庭是出自天主的安排，同樣我們生活在某一個國家也是天主上智的措置，所以我們應當愛國家如同愛家庭一樣，二者都是天主的聖意。愛國家愛家庭就是愛天主，而且愛國心是我們猛烈的本能之一，因此充軍逐出本國為任何人都是極慘酷的刑罰；而想家思鄉是最劇烈的痛苦，甚至使人生病，使人死亡。愛國原是良善的倫理義

務，是任何人都應有的本性道德，況且耶穌基督又把它提高到超性界內，祂用同一的誠命，約束我們恭敬天主、孝愛父母和愛慕國家，對於國家我們有着孝愛的義務，對於政府有服從、守法和盡忠的責任。聖經上也無數次地教訓了我們熱愛祖國的責任：“我兒，你要敬畏上主與君王，不要與叛逆的人來往。”（箴，24章，21節）“明哲的臣僕，必蒙君王的寵幸；搗亂的敗類，必招君王的震怒。”（箴，14章，35節）“正義的口為君王所喜悅，說正言的人，為君王所愛戴。”（箴，16章，13節）“我說，你該順听君王的命令，因為你在天主台前曾許過誓願。”（訓道篇，8章，2節）“因為君王的話是有力量的，誰敢對他說你作什麼。”（訓道篇，8章，4節）古經上尤弗德為了挽救依撒爾人，“將自己打扮得這樣體面，實足以牽動凡看見她的男人的眼目。”（尤，10章，4節）並以她的粘麗使敵人的將領敖羅斐納“神靈飄蕩，恨不得一時與她相結。”（尤，12章，16節）這樣，就在一個夜晚乘着他酒醉酣睡之時，“取下了他的腰刀……用盡半生的氣力，在他的頸上砍了兩下，割了他

的头顱。”（尤，13章，7-8节）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民族前。“看！
亞述軍隊統帥敖羅斐納的头；看！
在他酒醉后睡在里面的床帳，上主
藉着一个妇人的手击杀了他。上主
永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他保护了我
，使我的容貌迷惑了他，叫他自招
丧亡，却不讓他向我犯罪，来玷污
羞辱我。”（尤，13章，15-16节）
对她这种救亡存危的爱国行动我們
且看聖經上是怎样地贊揚了她：

“全世界妇女中，唯你分外得到至
高者天主的祝福。”（尤，13章，
18节）“你是耶路撒冷的榮耀，你
是依撒尔至大的光榮，你是我們民
族至大的喜樂，你亲手完成了这一
切偉業，你为依撒尔做出了这样美
妙的事，天主对此亦无不喜悅，願
你永为万能的上主所祝福。”（尤，
15章，9-10节）艾斯德尔皇后为了
拯救依撒尔民族，不怕冒死亡的威
胁；达味王甘心効命沙場，战胜了
高力亞，都得到了頌揚与榮耀。这
很显明地說明了爱国是天主的意
旨，是我們的責任美德。耶穌基督
也曾因着預見祖国及圣京遭受的毀
灭而流泪痛苦。圣保祿在他的書信
中也曾多次劝諭我們热爱祖国：“你
們必須服从有权柄的政府，这不但

是因为刑罰，也当因为良心。”

（罗，12章，5节）“你們應該甘
心服从你們的領袖，听他們的命。”

（赫伯来，13章，17节）“沒有权
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以誰不服从
权柄，就是違抗天主的命令，那違
抗天主命令的，必遭天主的嚴罰。”

（罗，13章，1-2节）圣伯多祿也
說：“你們为天主的緣故，該服从人
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
是君王所派的賞善罰惡的臣宰。”

（伯前，2章，13-16节）古圣先
賢給我們留下的热爱祖国的芳言懿
表更是数不尽数，圣女若翰納为救
祖国牺牲自己；大圣师多瑪斯說：

“天主以下最重要的是对于父母和
祖国該尽的孝愛的本分。”这一切
說明了爱国是一件义不容辞的職責
了。那末在諸圣节，我們念及天堂
上有多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自云
霓之中，垂視着祖国大好河山的美
景，預見同胞們未来的美滿幸福
的生活，也不能不为之喜庆，他們在
全能永生的天主面前，为了祖国的
富强建設，为了同胞們的幸福自由
发出馨香的祈禱，那末我們仍然生
活在祖国的土地上的教友們，不更
应当以祈禱及实际行动来實踐我們
热爱祖国的天職么？

宗教和蘇埃維國家

据新華社莫斯科10月29日電

这里出版的“蘇維埃國家”小冊子登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宗教和蘇維埃國家”。文章摘譯如下：

革命前的俄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享有種種特權的東正教會在國內占統治地位，信仰其他教的人沒有這些特權。教會受沙皇最高政權控制，沙皇是國家的元首，同時也是教會的主腦。

在帝俄時代，教會起了為專制政體實行民族壓迫制度的機器的作用。

在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宣布了信仰自由。這反映在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1918年1月23日關於宗教與國家和宗教與學校分離的命令中，以及後來的蘇聯憲法中。

蘇聯憲法第124條宣布：“為保證信仰自由計，在蘇聯實行政教分離及教育與宗教分離。一切公民皆能自由舉行宗教儀式或進行反宗教宣傳。”

但是，要求宗教不干涉國家事務，當然不等於排除各個信教者或教會執事參加政治活動和國家活動。

蘇聯憲法保證進行宗教儀式的自由。這就是說，凡希望按照教義規則成立宗教團體的教徒，都可以定期集會舉行祈禱儀式。他們是蘇維埃國家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享有地方權力機構和最高權力機構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加住在地或工作地點（企業、機關、集體農莊等）的社會政治活動權。法律嚴格保護這些權利，禁止由於人的宗教信仰而對這些權利進行任何侵犯或限制。

使學校與教會分離後，國家就消除一種與蘇維埃社會利益相抵觸的情況；與唯物主義世界觀原則相對立的宗教教義不再是學生的必修課程。

對於舉行宗教儀式、兒童或成年人的洗禮，服用教規所規定的食

物或在一定時間內禁食等等，國家都不加禁止。

國家對宗教團體的職能基本上可歸納如下：注冊登記，而在必要時，國家甚至給予它們某些協助，提供或租賃房舍給它們作祈禱之用，撥給建築材料建設新的禮拜堂。國家也不阻礙組織特種生產，如香燭、法衣、用具和自由舉行宗教儀式所必需的其他物品。國家供應紙張，並提供印刷等條件來出版宗教書籍、祈禱書、規程書、宗教日曆和定期刊物。蘇維埃國家注意到，伊斯蘭教義之一規定伊斯蘭教徒必須到麥加“朝拜”聖廟，因此，它對朝拜聖地的教徒給予協助。

蘇維埃國家一方面允許每個人有信教的權利，同時也給予每個公民不信仰宗教的權利。

這個規定特別表現在法律上，法律絕對禁止在官方文件（如護照、出生證明、婚姻證明等等）中記錄宗教信仰。蘇維埃國家同其他國家不同，它不考慮自己的公民信仰何種宗教。

在蘇聯，一切宗教在國家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一種宗教都既沒有任何優惠，也不會遭到任何排擠和限制。一切宗教有完全平等的權

利，同時也都有對祖國的義務：不破壞蘇聯法律，不干涉國家活動。

蘇維埃政權所嚴格執行的這種政策已經得到了良好的結果。在蘇聯，各種宗教集團衝突的事件已沒有了，伊斯蘭兩個分支遜尼派和十葉派之間的世仇已經消除，過去遭受嚴重迫害的舊教徒團體也和其他宗教處於平等地位。

蘇聯有各種宗教團體：俄羅斯東正教會（它有許多信徒），穆斯林教會、羅馬天主教會、新教教會、舊教教會、格魯吉亞東正教會、亞美尼亞（格列高里）教會、佛教會、猶太教會、福音基督浸禮教會等等。

蘇聯國內有各種專設的宗教學校：神學院、東正教會傳習班、穆斯林神學校、羅馬天主教傳習班、附合天主教傳習班、亞美尼亞教會傳習班。

蘇聯的宗教中心和團體與國外相應的宗教中心和團體建立有聯系，並且在許多國家中派有代表。

在各個宗教團體的生活中，常常產生一些問題，它們本身不能獨自解決，而需要國家幫助解決。考慮到這一點，蘇聯政府在1943年10月成立了俄羅斯東正教事務委員會

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后者处理除俄罗斯东正教以外的所有其他宗教团体的事务）。这两个委员会都是諮詢性質的。

这两个委员会的基本职能如下：

一、初步审理各宗教团体提出的問題，如果这些問題需要政府解决，就提交政府；

二、起草关于宗教团体問題的法律和決議草案，并將草案提交給

政府审查；

三、监督苏联全国正确地及时地执行政府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其他教会的法律和決議；

四、协助各宗教团体解决那些需要同政府各机关有关系的問題。

这两个委员会通过州和边疆區苏維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全权代表以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會議下的全权代表，在地方上进行工作。

和平之星

· 戴 傳 芬 ·

看，一顆新星，
高高地，高高地，
環繞着地球运行。

一轉眼十万八千里，
象競賽中的健將，
永远是决定了的冠軍。

他沿着人类指定的方向，
开启宇宙秘密的大門，
去作星际中的新主人。

人們都称它苏联“小月亮”。
我再称它一声“和平之神”，——
因为它在向人类宣布和平的福音。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遼吉黑三省聯合舉行傳達會

皮總主教勸勉與會者在討論中辨明是非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於8月2日閉幕以後，東北各地神長教友都迫切要求听取會議的傳達。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出席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15名代表，共同商量，發起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遼、吉、黑三省天主教代表傳達會。這個會已於10月21日隆重開幕。這個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傳達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決議，並進行社會主義學習。出席這次會議的有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全部主教、付主教、代主教、神父和部分修士、修女、教友，共274人。

會議開幕之初，由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天主教瀋陽總主教區總主教皮漱石致開幕詞。他除了

說明會議的意義而外，着重指出：天主教友對建設社會主義，都有責任，儘管人們在思想上有有神與無神之分，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民，在熱愛祖國、建設社會主義、保衛世界和平上，應當是共同的。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勇往直前，我們若停滯不前或者后退，就是沒有盡到中國人民的義務。憲法上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幾年來的事實也證明宗教信仰是得到自由的，沒有人干涉我們的信仰自由。既然這樣，我們也沒有理由停滯不前或者后退。他又說：中國天主教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他最後號召參加會議的神長教友，好好理解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決

議；要大放大鳴，把心中所有不了解的和懷疑的問題，毫無顧慮地提出來，在會議討論中辨明是非，認識真理。

辽宁省宗教事务处高森处长代表三省宗教事务处在会上講了話，祝賀这次會議的召开。在他講話后即开始了傳達和討論。（丁鹿樵）

各地傳達簡訊

福建 中国天主教代表會議福建省傳達會，于10月16日在福州正式開幕。出席这次會議的共125人，其包括了全省三个教区和三个监牧区的主教神父35人、修女20人、傳導9人、教友64人。

在傳達前举行了6天的預备會議，邀請省人民委員會張遺秘書長作了关于目前国内外形势和进行社会主会学习的動員报告；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的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會議听取了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代表傳達的會議情况，以及會議精神和決議。傳達已于19日結束，現轉入討論。大家情緒非常热烈。福建联合

修院修生也列席了这个會議。

（李銑）

河南 洛阳教区神父、修女及洛阳市爱国会委員，于月9月中旬召开會議，由出席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本教区代主教鄒民授、嬰德堂修女院长范明甫作了大会精神傳達。洛阳市人委宗教事务处周克强处长作了关于习仲勳秘書長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的傳達报告。

出席此次傳達會議的神長、修女及爱国会委員共22人。大家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召开和胜利閉幕，表示万分的庆幸和祝賀。大家在討論关于皮总主教在閉幕詞中所提出的四項大問題时，更进一步地肯定了党和人民政府对于我天主教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顧，是取得偉大成績的關鍵。因此通过此次傳達，更加坚定了我們走爱国爱教道路的信心。

全体与会人員对羅馬教廷无理否認上海教区合法选出張士琅代理主教，費特通訊社所发出的兩篇具有誣蔑性的文章，以及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預备會議期間右派分子所发出的无耻謾言，表示了极大的憤怒，并进而同羅馬教廷以及出

現在教會內的右派分子划清了政治界限與思想界限。大家堅決表示：永遠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光明道路。（王進道）

貴州 貴州省人民委員會於10月7日召開全省天主教人士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全省各地神父、修士、修道、教友等共188人。貴陽、遵義、安龍、石阡、安順等地天主教友愛國會負責人和部份教友亦應邀到會。座談會的中心內容是：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文章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傳達和學習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和精神。通過傳達與學習，對與會人員進行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提高社會主義覺悟，以便調動我天主教界的積極性，更好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與會人員一致表示要在這次會議中認真學習，提高政治認識，解除思想顧慮，發揮積極作用，為祖國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來報答政府愛護和關懷。

（黃明亮）

安徽 安徽省天主教界人士座談會已於10月25日在省會合肥市開始進行，到有神職人員、修士、修女、

愛國會負責人及教友代表，共150多人，時間暫定一個月。人數及時間均為空前。着重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及北京大會的內容精神等。10月27日為主日，又為耶穌君王占禮，大家都到合肥市總堂參加大彌撒，由蚌埠教區周益齋代主教舉行了唱經彌撒。（楊堤）

奉賢 江蘇省奉賢縣高橋沈家會口召開了教友座談會，討論了今年7月10日羅馬教廷陰謀干涉中國內政的反動命令。到會教友一致表示非常憤怒。他們說：羅馬教廷把禍國殃民的叛徒、宗教界的敗類龔品梅反革命分子說成“最稱職”的主教。從這裡我們更清楚地看出羅馬教廷露骨地利用宗教濫用神權干涉中國內政的反動面貌。

他們表示堅決反對羅馬教廷的任何反動政治命令，也不允許任何人執行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命令，在當信當行純宗教上服從教宗領導；同時堅決擁護全國愛國會的決議，堅決擁護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領導教區走愛國愛教的道路，為建設美滿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而鬥爭！

比約11世與法西斯意大利

• 姚 溥 •

羅馬教廷 的反動 政治面目

有些人，姑不論他們的動機是什麼，總喜歡為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線辯護。即以在教宗比約11世在位期間教廷與法西斯意大利的勾結為例：當全世界所有有正義感的人們一致譴責法西斯主義的始祖、惡魔墨索里尼的種種倒行逆施的時候，作為聖教會元首的比約11世卻與他親密合作，從暗地里協助法西斯黨攫取政權到訂立拉特蘭條約，又從拉特蘭條約進而至於支持墨索里尼發動的侵略埃塞俄比亞（即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終致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這情形，就連教會中的某些正直人士也都感到憤懣，例如巴西的杜亞特主教即曾在1946年11月說過：“不幸教宗總是固執地堅持着納粹和法西斯的方法。他參與法西斯的隊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辟道路。”然而直到今天，還有人為比約11世辯解，說他所以要與墨索里尼訂立拉特蘭條約，是“為了教會的利益”。

當真是“為了教會的利益”嗎？一點也不是。現在我們用一位英國天主教人士威廉·蒂林（William Teeling）的話來把這個問題揭破吧！威廉·蒂林的叔叔曾任教宗御前侍衛，在教廷的上層人物中有許多朋友，可說是一位熟悉梵蒂岡內幕的人。他在1937年出版的“在政治中的教宗——教宗比約11世的生活與工作”一書中，在談到比約11世與法西斯意大利的關係時，曾經這樣寫道：

“教宗比約11世當選後，梵蒂岡的政策就有了一個新的方向。教宗史无前例地重新任命加斯巴利樞機主教作他的國務卿，很久以來沒有一位教宗任命他前任教宗的國務卿了，同時加斯巴利樞機主教是以對與意大利政府言歸于好一事很表好感而著稱的。這位新任教宗在米蘭（按：比約11世曾任米蘭教區總主教——引者）時曾看到墨索里尼的許多行動；

他深信墨索里尼是当时欧洲唯一的具有有效的政策，来与教宗最討厭的并曾看到从俄罗斯侵来的布尔什維主义作战的人。”

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比約11世所以一直与墨索里尼勾結，不是什么別的原因，而是为了达到他的反动政治目的——反苏反共。

臭味相投 兩相情願

从上面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比約11世从即位伊始就拿定主意要投靠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他心目中的反苏反共的能手。偏偏事有湊巧，墨索里尼也在1922年2月6日，比約11世当选为教宗的那天，流露了他对比約11世的期待。蒂林在叙述比約11世当选那天的情景的最后，有这样一段“絃外之音”：

“当他走开（指比約11世离开了羅馬圣伯多祿殿——引者）去作因选举所致的緊張后的休息时，另外一个人，当时还只是意大利的許多政党之一的首領，站在圣伯多祿广场的人群中，他轉过身来向他的同伴說：‘看这里的每个国家的許多群众；統治这些国家的政

治家們怎末看不到这支国际力量的重大价值，这支全球的精神力量！’說話的人是本尼托·墨索里尼。”

从那时起，这个独裁者便选中了这支“全球的精神力量”的領導者——羅馬教廷作为它荼毒人类文明的帮兇。于是，一連串的反动活动就在梵蒂岡与法西斯党之間开始了。

在墨索里尼还没有把意大利的政权夺到手以前，意大利有个“人民党”，是由一个名叫唐·斯圖佐（Dom Sturzo）領導的。这个党內的民主派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因此在1922年10月間，正当墨索里尼攫取政权的前夕，教廷就命令意大利的教友不要与“人民党”混在一起。1924年4月間，在墨索里尼上台之后，比約11世更下令主教們不要支持任何反法西斯的政党。差不多在同时，意大利社会党的議員馬特奧蒂在国会中以确凿的証据对法西斯分子提出了控訴，而見忌于墨索里尼，被墨索里尼所指使的法西斯分子綁架暗杀。当时全国輿論大譁，各在野政党的国会党团都退出了国会，組織了一个反对法西斯党的反对派，要求国王解散众議院，剝夺墨索里尼的政权。这时，

比約11世却下令禁止意大利教友与社会党合作，給法西斯解了圍。

教廷这一系列举动，获得了墨索里尼的賞識。因此，在1926年秋天，教宗派往美国芝加哥出席圣体大会的代表派契利（按：这个派契利是当今教宗比約12世的胞兄）由美国回到羅馬后不久，意大利政府的国务顧問巴洛姆教授便秘密地拜訪了派契利，派契利直接找到了教廷国务卿加斯巴利樞机主教，从此开始了梵蒂岡与法西斯意大利之間的秘密談判。

正因为如此，比約11世在这一年12月20日发表的“新年祝辞”中，就公开讚揚墨索里尼是“天主派遣的人”了。

拉特蘭條約

梵蒂岡与法西斯意大利之間的秘密談判，由1926年开始进行了兩年。1928年11月間，双方正式任命了全权代表。不久，墨索里尼的全权代表巴洛姆教授死去，墨魔亲自出了馬。到了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与加斯巴利正式簽訂了拉特蘭条約，解决了自从1870年开始悬宕將近60年的所謂“羅馬問題”。

有必要把所謂“羅馬問題”和拉特蘭条約作些簡單的說明：教宗

从第8世紀开始，拥有自己的領土，到1859年，教宗在意大利中部直接統轄的土地曾达1,700平方哩，但从1860年意大利統一运动开始后，大部分土地又逐漸被归并到意大利王国里去，只剩下羅馬城，由于法皇拿破侖3世派兵保护，才得保留下来。1870年，普法战争发生，駐羅馬的法国軍隊撤回增援；9月20日，意大利王国派兵进入羅馬，教宗被迫退居羅馬城西北的梵蒂岡高地，保留着拉特蘭宮和一些教堂。当时的教宗是比約9世，他从此自称为“梵蒂岡的囚徒”，至死不离梵蒂岡一步。繼他的位的良13世、比約10世、本篤15世和比約11世都照样行事。这就是所謂“羅馬問題”。

根据比約11世与墨索里尼簽訂的拉特蘭条約，意大利政府承認梵蒂岡是个独立的国家，并由意政府賠償前教廷于1870年所受的損失17亿5千万拉（意币），其中75,000万里拉是現款，10亿是有价証券。这一笔錢对于当时的教廷意义很大。

人們不禁要問：为什么墨索里尼会这样“慷慨”地对待梵蒂岡？讓我們再引蒂林的一段話來說明这个问题：

“从条約簽訂那天起，墨

索里尼就明白地宣布他要把拉特蘭條約和教宗用为对他的意大利国家的工具。他在国会中关于條約的談話是如此地明显，以致教宗立刻提出異議……

但是，尽管比約11世不願公开承認他与法西斯之間的曖昧关系，然而事实胜于雄辯。从拉特蘭條約起的教廷对法西斯意大利的积极支持已为全世界所公認，甚至美国的某些人士也認為“梵蒂岡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显示着亲法西斯政府的傾向”。（海頓：“梵蒂岡的外交政策”，載1944年美国外交政策協會會報“外交政策報告”1月号）

支持獨裁 歌頌戰爭

拉特蘭條約象一条堅韌的紐帶似的，把梵蒂岡与法西斯意大利緊緊地联在一起。

就在拉特蘭條約簽訂的第二年，1930年6月間，比約11世曾下令說，作为公教进行會會員与参加意大利法西斯政党不冲突。次年，1931年9月間，教廷与意政府更进一步就公教进行會問題達成了几項決議：（1）公教进行會应懸掛意國國旗；（2）公教进行會不得組織任何

工会性質的組織，但应与已經存在的法西斯行會合作；（3）凡属于反对法西斯的政党的人不得担任公教进行會的領導職務；（4）公教进行會的青年俱樂部須改变名称及性質。这是教廷把公教进行會变成法西斯党的外圍組織的具体办法。

1931年的12月間，墨索里尼强迫意大利高等学校教員举行为法西斯制度尽忠的宣誓。当时有一部分天主教大学的教授犹豫不决。在这时，教廷的机关报“羅馬观察报”在12月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說：天主教徒可以，并且應該，举行为法西斯制度的宣誓。

1935年10月間，墨索里尼的軍隊开始侵略非洲的埃塞俄比亞，用現代化武器屠杀沒有防禦力量的非洲人民。这是举世譴責、神人共憤的一个滔天大罪。而在这时，作为圣教会最高元首的比約11世却表現了完全另外一种态度。墨索里尼曾要求他降福侵略軍隊，于是以米蘭总主教舒斯特樞机主教为首的意大利神职界，在比約11世的同意之下，不遺余力地用宗教的形式和其他形式支持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亞的侵略。等到次年（1936）5月間，墨索里尼的軍隊攻入埃塞俄比亞的

首都亞的斯·亞巴巴，把埃塞俄比亞併入了意大利的版圖以後，比約11世認為大局已定，就毫不隱晦地公開讚揚起這次無恥的侵略來了。在一次談話中，他說：“我們願意和一個偉大而善良的人民共享和平的狂喜；我們希望，並希圖使這個和平能成為歐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有效的貢獻和開場。”原來他不但硬把墨索里尼對埃塞俄比亞的侵略說成是“和平”，而且還“希圖”全歐洲以及全世界都享受到這種“和平”，也就是全淪為法西斯制度的奴隸。這與他所應當代表的天主，難道還有絲毫的共同之處嗎？

1938年12月，比約11世更在聖誕獻詞中再一次地讚揚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權，說：“我們要大聲說：在天主之外，我們的贊許和感謝就給那些最高貴的人。我們是指那最偉大的君主和他的賢明無比的首相。”

歷史是不容情的。儘管比約11世把墨索里尼稱為“天主派遣的”和“最高貴的人”，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他的“賢明無比的首相”終於垮了台。但是，即使在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權猶作垂死的掙扎的時候，比約11世對他們還寄與無窮的期待。1943年

6月13日，他向25,000意大利工人發表演說，號召他們放棄革命行動，支持已臨死亡邊緣的法西斯政權；同年8月，由於盟軍登陸而引起意大利的政變迫使墨索里尼下台而由巴多里奧代替後，梵蒂岡的廣播（8月10日）贊助巴多里奧繼續戰；9月間，它又開始了和平攻勢，希圖保全法西斯的勢力。

結 束 語

以上這些不完全的事實足以說明比約11世和法西斯意大利親密合作的大致情形。但是，如果有人認為這不過是比約11世一個人的問題，而不是整個教廷的政治方向，他就大錯特錯了。先不要說他的繼承者——比約12世——在對德國納粹黨的態度以及戰後對美帝國主義的投靠，與他和墨索里尼的合作如出一轍（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詳為介紹）；僅從下面的一個小小的例子，便可以看出教廷以及在它直接領導下的意大利神職界，是如何效忠於法西斯了：在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民處死後，米蘭修道院院長左卡，竟化了20萬里拉，把墨索里尼的屍體盜出，藏在修道院中。看！這是如何的死心塌地的表現！

荒地變成了良田

——參觀團泊窪後的感想

河北省靜海縣
天主堂本堂神父 張其明

靜海縣政協於10月上旬，組織了部分委員，參觀了靜海縣團泊窪工程處、楊柳青粉廠及鐵工廠。通過這次參觀我認識到：靜海縣工農業基本改變了面貌，並大規模地利用了水力資源。

在舊中國農民抱着金飯碗討飯吃，談不到利用水力。自解放後，靜海縣的水電建設事業，是平地起家，它的發展是飛快的。一二年內，在靜海團泊窪，就建立了新式的、利用國產的立式水泵的抽水站和發電站，把全部團泊窪470,000畝的鹽鹼水分排出。明年3月間，30多個社和農村住戶都將得到電氣照明。水力發電的好處很多，它不用任何燃料，所需要的只是取之不盡的水，成本較火電低；而且工程較小，效益較快。

在團泊窪農業戰線上獲得這樣的成就，這首先肯定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領導下，實行了全面農業合作化，大大地發揮了生產積極性的結果；同時也是由於合作化經驗的不斷豐富增長，在統一經營、集中領導下，使人力物力得到合理的調配，充分發揮了潛在力量，使人定勝天，改造了自然界。這塊有史以來總未改造過的荒草野窪和鹽鹼不毛之地，變成了良田樂園。就全國建設來說，雖不算什麼，但就靜海縣來說，這樣建設的規模，這樣建設的成就，是空前未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

在這次參觀中，處處使我精神興奮。尤其是國營靜海農場當年建場，當年生產，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國營新生農場，更是秩序井

然。这个农场既改造了土地，又改造了犯人。只有在伟大的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下，才有可能。委员们参观一处，都是细心询问，再三打听，经过场方的耐心介绍，都感到如获至宝，讚不絕口的說：

“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就是优越。将来的生活又不知好多少倍呢！”有的委员表示：回去一定大力宣傳。有的老委员說：“看了这些建設，我更年輕了。”李宝芳委员說：“我是剛出校門的学生。在学校虽有老师的教育講解，参加农业劳动光荣，但是我的思想还是不愿务农，总是羡慕城市生活，願意毕业后当工人。通过参观，看到了农业战线上飞跃的进展，改变了我的思想，坚定了我参加农业劳动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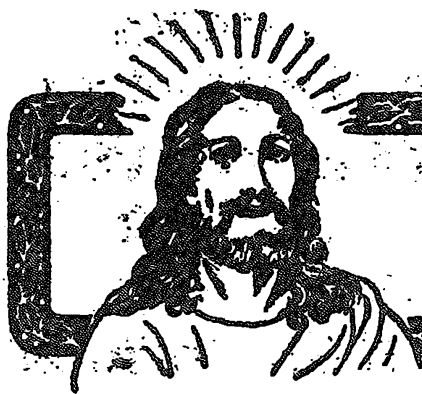
团泊洼是多少年来人人認為是鹽碱不毛之地。据当地老人講，这片不毛之地，幸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修閘开渠，建立抽水站、发电站，改造窪地，种植水稻，短短一二年內，变成这样儿了。过去一百年作夢想不到的，今天都实现了。随着生产的变化，社員收入增加多了，生活改变了，由穷变富了。团花社王社长談：过去多年缺

粮，現在不但不缺，还要卖给国家几十万斤稻谷。从社的集体财产上看，有11台煤炭机，53輛大車，3台水車，72架水龍車，每人每年平均收入600余元。

就回民（开荒）农业社說，来自武清、霸县、青县、靜海的回民，过去都是极穷苦的。56年未到团泊洼，甚至連被褥都没有。当年开荒，当年建社，播种20,000畝，收获稻谷400,000斤，又盖住屋，又制衣服，置新式农具，卖牲畜，还卖给国家20,000斤稻谷。57年計劃卖给国家250,000斤稻谷。

团泊洼的人们，过去吃的糠菜粮，現在吃的雪白的大米；过去穿的补釘褲、补釘襖，現在都是制服甲克了；过去住屋少，人口多，現在都盖了新房子，并且盖的是沒有住过的有玻璃窗、油漆門的新房子。鐘、表、暖壺，几乎每家都有一个，还有收音机、矿石机等。

通过这次参观訪問，說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人民生活更提高了。这对右派分子的謠言理論：什么“农业合作社搞糟了，人民生活降低了”，是一个有力回击。



耶穌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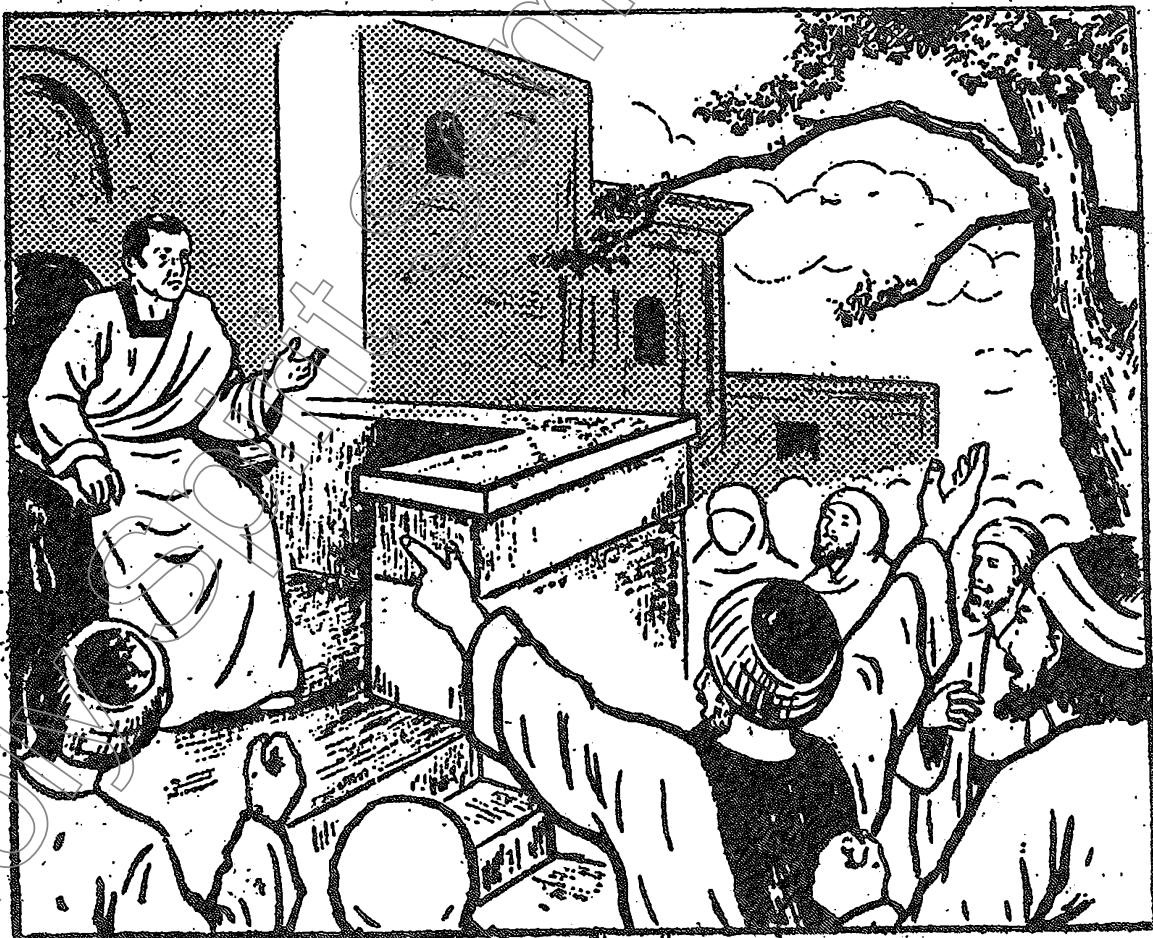
• 李德培神父作 •
(張麟插圖)

182 開釋巴拉巴

路加，貳叁，13——19；瑪豆，貳柒，17——21。

当初比拉多把耶穌移交黑落得的事，不要冒犯了這义人的血。圣史的用意，是要把这个难题叫黑落得作，以便自己脱卸责任。不想黑落得又把耶穌送回，心中十分煩惱，瑪豆記載这段史事說：“比拉多正在坐堂的时候，他的妻子打发人来送信說：‘关于这义人的事，你絲

不知如何是好。偏偏总督夫人格祿第雅（比拉多的妻子）差人又送来一信，囑咐丈夫比拉多，要慎重从



毫不要冒犯，因为我今夜在夢中，因为他受了許多苦惱。”夫人的信更加重了比拉多的不安。一边是义人的血，不可冒犯；一边是众惡人的威脅，要求釘死耶穌。兩条路，究竟走那一条好，在比拉多的腦海里，起了严重的斗争。在思索中，比拉多忽然計上心来，倘若如此这般，問題定能解决。原来按犹太习惯，在巴斯卦占礼日，总督应循民众的要求，釋放一个罪囚。比拉多既然知道耶穌的案子，完全由于法利塞和司祭长等惡人的嫉妒，煽惑民众搞起来的，如今趁巴斯卦占礼的机会，要民众請求釋放耶穌，是不成問題的。于是比拉多向民众問道：“你們願意我釋放那一个，巴拉巴或自称基督的耶穌？”——据圣史路加記載，巴拉巴是一个造反的兇徒，因杀人罪被囚下獄；圣若望說他还是一个强盜。

比拉多表面上似乎維護耶穌，而无形中又向罪惡中更进一步；因他把天主地主宰、万民的君王比作巴拉巴杀人兇犯之流。这对耶穌——无玷的羔羊是如何的恥辱呢？

惡人們听了比拉多這一問，又慌忙起来，趕緊鼓惑民众，要求釋放巴拉巴，而將耶穌置之于死地。

民众盲目地齐声吶喊說：“釋放巴拉巴！”这时比拉多复向众人开導說：“你們把这个人交付于我，說祂曾煽动百姓叛乱；你們看，当着你們面前，我审問了祂。你們控告祂的罪，我查不出一条来。我曾把祂解送到黑落得那里，黑落得也一样未問出祂的罪名。可見祂所作所为，并没有应定死罪的地方。依我看，重責祂一顿，还是把祂放了好！”众百姓喊叫說：“釋放巴拉巴！”比拉多答說：“那么，这个自称为基督的犹太王——耶穌，我該怎样处理呢？”众百姓狂声叫道：“釘死祂，釘死祂！”

“祂可作了什么惡事呢？”比拉多又叮嚀地問了众人。

曾受过耶穌許多恩惠的民众，因受了惡人們的鼓惑，頑强不可理喻，不問事实，不察理由，只一味瘋狂似地乱喊：“釘死祂，釘死祂！”

这时比拉多并未把釋放耶穌的主見丢掉，于是他又一次地向民众解勸說：“祂作了什么惡事？并且我更查不出祂有什么該死的罪来，还是重責祂一番，把祂放了吧！”

瑪豆，貳柒，26——31；

若望，拾玖，1——2。

比拉多已經兩次審訊了耶穌，很清楚地知道耶穌不當受死，在良心的驅使及妻子的警告下，虽然惡人們那樣地吵鬧強求，他仍是堅持着釋放耶穌的主張。他見第一個法子未中用，隨又要試行第二法子，就是用苦鞭重重地把耶穌打得皮破肉綻，慘不忍睹，激發惡人們的惻隱之心，不再要求釘死耶穌。——按

時大約是午前10點鐘，慈祥的耶穌，一如犯法的奴隸，裸體弓背被捆綁于石础上；胜过豺狼惡虎的差役們在咆哮聲中，舉起繫有鉛球的皮鞭，輪流向耶穌聖身上打去。真是一鞭一道血痕，一鞭一條肉塊，直打得耶穌皮破肉爛，血肉橫飛，竟成了一個血人，肩背腰膀之間，諸骨盡露。（本节未完）

羅馬刑法，鞭打之刑只施于奴隸，被鞭者須觀衣裸體，雙手繫于石础上，弓背彎腰，准备受刑。

那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馮本篤神父	(5 5 岁, 內蒙丁口人)
田安多尼神父	(5 7 岁, 山西汾阳人)
張伯爾納多	(7 1 岁, 安徽蒙城人)
梁 亞 納	(6 5 岁, 浙江孝丰人)
王 默 爾 爵	(6 8 岁, 江苏盱眙人)
王 瑪 利 亞	(5 7 岁, 山东广饒人)
李 若 瑟	(4 9 岁, 四川乐至人)
趙 亞 納	(6 1 岁, 湖南安化人)
楊 瑪 利 亞	(6 4 岁, 河北霸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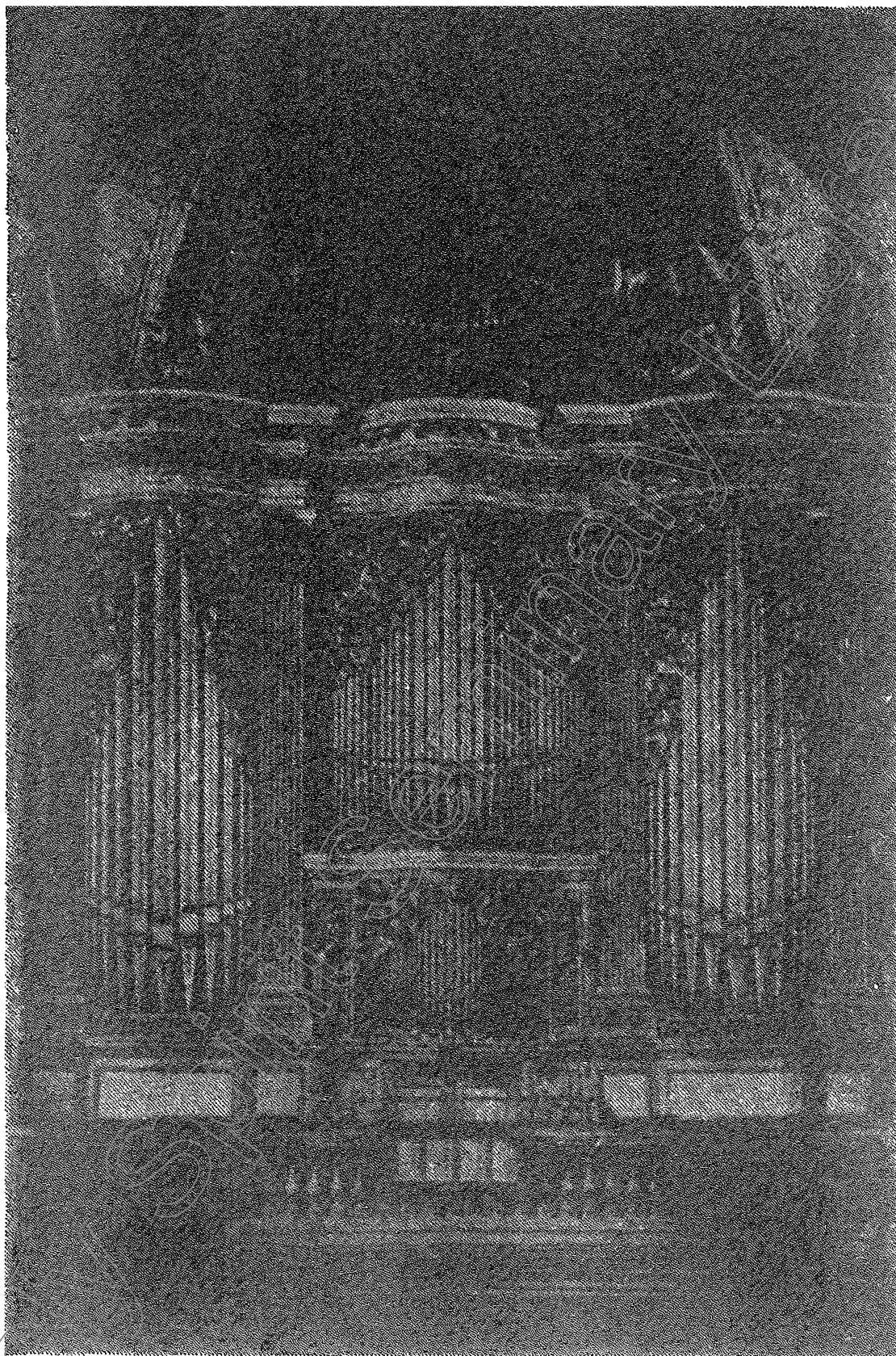
周 年

徐 德 肋 撒
朱 若 望
尤 瑪 弟 亞

張 若 瑟
陶 多 默
凌 瑪 利 亞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德國弗萊堡主教座堂中的大風琴
(造於1710—1714年)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